

# 跨文化视域下汉语谐音的教学价值与策略研究

景梦娜

西安外国语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28

**【摘要】**：谐音是汉语中语言与文化交融的独特现象，兼具修辞功能与文化意蕴。本文旨在探讨谐音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价值与教学策略。通过文献综述与案例分析，文章分析了谐音在语音、词汇及文化教学中的作用，揭示了谐音在跨文化交际中可能引发的误解与冲突，并提出了增强文化敏感性、审慎选择教学材料、灵活运用教学策略等建议。研究强调，创新教学方法、结合现代技术与实践活动，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跨文化交际能力。通过中外谐音对比，本文为留学生克服交际障碍、深入理解汉语谐音文化提供参考。

**【关键词】**：汉语谐音；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策略；跨文化交际；文化教学

DOI:10.12417/2982-3811.25.09.012

## 1 引言

关于谐音的定义，《现代汉语词典》将其解释为“字词的音相同或相近”，学界亦有观点认为谐音是“利用词语的同音或近音关系引发联想的一种修辞方式。作为一种修辞手段，谐音常具有双关效果，能够增强语言的表现力与幽默感。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从“音、形、义”角度归纳了谐音双关的类型。

汉语中谐音现象广泛存在。研究谐音有助于学习者理解汉语语言特点，并深入把握其背后的思维模式、审美取向与文化内涵。本文从对外汉语教学视角出发，探讨谐音现象的教学价值与意义，以期在教学实践提供启示，帮助学习者克服跨文化交际障碍，深化对中国语言与文化关联的理解。

## 2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2.1 汉语谐音研究

#### (1) 谐音的分类

学界对谐音的分类视角多样。早期研究多从应用领域切入，如赵金铭（1987）将谐音细分为言谈、避忌语、诗歌、歇后语、民风民俗、绘画等九类。胡光美（2006）则补充了社会流行语与网络语言中的谐音现象。另有学者从修辞角度分类，如李希光（2006）将其划分为仿词式、双关式、歇后式、析字式、飞白式等。王莘（2000）依据同音与近音关系，分为完全同音与不完全同音两大类。郑伟芬（2006）则将其归为日常言语交际、文艺作品、广告与网络三大领域。由于研究视角多样，统一分类标准仍具难度。

#### (2) 谐音的应用

学界对谐音的应用领域亦有广泛探讨。夏莉（2003）归纳为婚丧礼仪、饮食住行、节日习俗及文艺作品等方面。陈丽梅

（2006）将其分为与民俗、禁忌、修辞、语言游戏、译词及社会语言变化相关的六类。郑博、王仲轲（2010）关注民俗、广告网络、诙谐语及歇后语中的应用。程鑫（2017）将谐音分为日常生活、民俗文化、文学作品及现代应用四大类，体现汉语的活力。王绍芬（2018）则从禁忌与崇拜文化角度，探讨谐音在称谓、生产、生活、数字、颜色及方言词中的运用。

### 2.2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谐音研究

#### (1) 教学视角

在语言要素教学方面，谐音的应用受到了广泛关注。

在语音与文字教学领域，闫文文（2012）指出，绕口令和古诗可用于声韵调的辨正训练，同音字与形声字则有助于提升留学生的汉字学习效率。潘氏芳幸（2016）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将谐音字画引入词汇教学，取得了积极成效。荆楚婕（2017）对《新概念汉语4》中的谐音词课进行了教学设计，并调查了留学生的学习情况。在文化教学方面，闫文文（2012）等认为禁忌语、吉利话、歇后语等谐音材料可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李蓓（2013）强调谐音吉祥文化对汉语国际教育的价值。崔媛媛（2020）提出谐音字画可作为文化教学的有效手段。总体而言，谐音在文化教学领域的研究较为丰富，而在语音、词汇、汉字教学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

#### (2) 学习视角

在谐音学习研究方面，颜佳椰（2016）与胡晶（2020）虽通过问卷调查考察了留学生对谐音文化的掌握状况，但其研究重心并非专门置于学习者视角。目前，仅有刘倩（2022）从中高级水平留学生的角度，系统探讨了谐音文化的学习情况，揭示了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教学建议。相较于教学领域，从学习者角度关注谐音的研究相对缺乏。

### 3 案例分析

#### 3.1 “fang”音风波：语音课上的谐音联想

在挪威卑尔根的语音课堂上，练习“fang”的发音时，学生在发三声与四声时出现异常反应：部分学生出现笑声，男生故意大声练习，女生则沉默不语。教师据此在确认学生已准确掌握该发音后，终止了相关练习环节。经调查发现，该发音与挪威语中的脏话相近。

从语言迁移理论来看，母语负迁移可能使学习者将目标语发音与其母语中的特定语义建立不当关联。语音作为语言的物质外壳，易使学习者产生跨文化联想，进而引发误解或尴尬。本案例中，教师敏锐捕捉课堂反应并及时调整教学策略，体现了对学生文化背景的尊重与教学情境的灵活应对。语音教学应审慎遴选教学材料，避免使用可能引发负面联想的发音组合。汉语声韵调组合丰富多样，回避个别敏感发音并不会影响学生整体语音能力的习得。这一案例反映出语音教学中文化敏感性培养的必要性，教师应具备跨文化意识，及时察觉并规避课堂中潜在的文化冲突风险。

#### 3.2 “西北”之感：歌曲《好想你》中的方言谐音误解

在新加坡一所华人学校，教师播放歌曲《好想你》，引发家长不满。原因在于歌词中的“西北”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部分华人用语中为方言粗鄙话“死父”的谐音，带有不敬之意。

此案例表明，教师在选择教学材料时，应充分考量学生群体的文化背景，确保教学材料的文化适宜性。教师在收到家长反馈后，应及时调整教学策略，选用更符合学生文化背景的歌曲或资源，保障教学内容的积极、健康与文化适配性。此外，在日常教学实践中，教师亦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与能力，引导其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

#### 3.3 课堂“言祸”：南加大教授因发音风波陷争议

南加州大学一位教授在授课中以汉语“那个”为例说明话语衔接，该发音与英语中种族歧视性词汇“niger”相近。部分黑人学生认为教授故意使用这一发音侮辱他们，遂向校方举报。教授因此被暂停授课并接受调查。

在多元文化教育环境中，教师有责任尊重所有学生，避免使用可能引发误解或冒犯的言辞。本案例中，教授本意是辅助教学，却因所选例子与种族歧视性词汇发音相近，凸显了跨文化语言使用的复杂性。教师应进一步审慎遴选教学材料，避免触及敏感话题。学校迅速启动调查程序，体现了其对多元文化维护与种族歧视零容忍的立场。教师不仅传授知识，亦承担价值引领的责任，需时刻保持文化敏感性与平等意识。学校可借此机会加强对教师的跨文化培训，通过讲座、研讨等形式，提升其对语言差异与潜在风险的识别能力。

### 4 对外汉语教学中谐音引发的问题

#### 4.1 语用失误与交际障碍

谐音在运用中常因信息传达不明确而引发歧义，导致交流障碍。对于留学生而言，谐音所蕴含的双重乃至多重意义往往难以捉摸，谐音的不当使用可能引发沟通障碍，甚至带来社会冲突的风险。以广告领域为例，部分商家为追求产品的新颖性，过度使用谐音手法包装品牌或广告语，导致成语被随意篡改、谐音被滥用，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语用失范问题在此背景下，谐音的“同音异字”特性对汉语教育构成挑战，可能诱导留学生采用错误的语法结构，阻碍其语言文化能力的全面发展。

近年来，网络谐音梗的流行虽为谐音传播提供了新的载体，但也带来一定的隐忧。留学生在接触这些谐音表达时，若缺乏足够的辨别能力，容易产生误用或不当使用的情况。与此同时，谐音本身所自带的戏谑、讽刺等属性，若使用不当，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助长语言表达的随意化甚至低俗化倾向，对规范的语言使用形成冲击，也给汉语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避因此，在教学中应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谐音的双重属性、提高其对谐音现象的辨识能力，避免因谐音误用引发语用失误。

#### 4.2 文化词冲突与谐音现象的交织

由于文化背景存在差异，谐音在实际的跨文化交际中容易产生“误会”，这主要体现在文化词汇层面的理解偏差。相较于英语国家，汉语在谐音运用上更为复杂与敏感。反之，英语使用者对谐音的态度通常较为宽松，即便语境存在多重解读可能，也较少专门费心去厘清其具体指向意义或者隐含意义；而汉语中语义含混的表达则常常导致谐音误解频繁出现。这主要是由于汉语音节结构的高密度性，使得普通词语极易与表情达意的词语形成谐音。

以数字谐音为例，汉语学习者可能难以理解为何在日常生活中应避免使用数字“4”（谐音“死”）和“7”（在某些方言中谐音不吉）。这种数字谐音的避讳心理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但对外国学习者来说却是一个难以逾越的文化障碍。此外，送礼文化中的谐音禁忌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含蓄与避讳心理。例如，梨（谐音“离”）和手表（谐音“送终”）等物品在中国文化中通常被视为不吉利的礼物，因此不宜赠送给别人。这些谐音禁忌虽然并未在全社会形成普遍习惯，但仍反映了中国人讲究含蓄、避免直接表达的文化特征。教学中应加强对文化背景的讲解，帮助学生理解谐音背后的历史文化脉络及所涉事物的内涵与背景，从而减少因误解而产生的交际障碍。

### 5 谐音教学的对策与启示

#### 5.1 增强谐音教学的文化敏感性

谐音教学应注重将语言现象置于文化语境中进行阐释，通过介绍谐音的历史渊源、地域差异与社会习俗，帮助学生理解其深层文化内涵，减少因文化差异引发的误解。例如在讲解数

字谐音时结合中国人对“4”“7”的避讳心理及其文化根源。同时,教学还应着力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通过模拟跨文化交际场景,引导其尊重并理解不同文化中的谐音现象,增强文化适应性与敏感度。

## 5.2 创新谐音教学方法

谐音教学可依托多媒体、在线互动平台、AI等现代技术工具,借助视频、音频、动画等形式,将谐音现象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场景相结合,使之更加直观呈现在课堂教学中,从而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增进课堂互动。此外,还可通过谐音创作比赛、故事分享会等实践活动,或者与你画我猜、传话筒、诗词接龙课堂游戏相融合,采用全身反应法、体验文化法等专业教学法提升课堂的趣味性与学生的参与度,使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掌握谐音运用技巧,加深对谐音文化内涵的理解,并培养创新思维与协作能力。

## 5.3 关注谐音现象的负面影响

针对谐音现象的戏谑性、娱乐性及讽刺性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教师应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通过讲解谐音的社会影响与文化内涵,帮助学生认识谐音使用的恰当性与重要性,并鼓励其传播正能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时,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规范谐音的使用,讲解正确使用方法与注意事

项,及时纠正学生的错误行为,引导其养成良好的语言习惯,避免滥用与误用。

## 5.4 对比中外谐音的异同

不同国家的谐音文化存在差异,留学生受母语谐音文化影响,可能对汉语谐音的理解产生偏差,甚至在交流中引发误会。针对这一现象,教师可通过对比中外谐音文化内容加以引导。例如,汉语中数字“9”被视为吉利象征,而在日语中“9”的发音与“苦”相同,被视作不吉。教学中如有日语背景的学生,教师可先引导其分享本国对数字“9”的文化认知,再讲解汉族的相关观念,通过对比帮助学生清晰认识谐音的文化差异,从而避免交际障碍或误解。

## 6 结语

谐音是汉语中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是汉语学习的重要内容。掌握谐音不仅需要学习者具备一定的语言知识,还需深入理解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教师应将谐音教学与文化教育有机结合,融入民俗元素,增强教学的趣味性与实效性。通过科学设计与创新方法,谐音教学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能有效提升其跨文化交际能力,实现语言能力与文化素养的双重提升。

## 参考文献:

- [1] 郑美善.谐音现象及其对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启示[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6(S2):85-86.
- [2] 职雪丽.对外汉语教学中谐音运用的问题及对策[J].作家天地,2024,(14):140-142.
- [3] 赵金铭.谐音与文化[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7,(01):40-56.
- [4] 胡光美.汉语谐音现象研究[D].长春理工大学,2007.
- [5] 李希光.谐音修辞与汉文化[J].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6,(04):125-128.
- [6] 郑伟芬.汉语谐音及其文化内涵[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6,(02):71-72
- [7] 夏莉.汉语谐音的运用及其文化心理意义[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02):95-97.
- [8] 陈丽梅.汉语谐音现象的文化蕴义[D].云南师范大学,2006.
- [9] 程鑫.汉语谐音中的民族文化心理分析[J].决策探索(下),2017,(12):87-88.
- [10] 王绍芬.论汉语谐音修辞艺术的文化内涵[J].文化学刊,2018,(03):183-185.
- [11] 曹兴雯.中高级学习者汉语谐音学习情况调查研究[D].北京外国语大学,2023.
- [12] 闫文文.论谐音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运用[D].内蒙古师范大学,2012.
- [13] 潘氏芳幸.谐音现象及谐音字在对越汉语教学中的应用[D].广西民族大学,2016.
- [14] 颜佳椰.汉语谐音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6.
- [15] 刘倩.中高级水平留学生汉语谐音文化学习情况调查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22.
- [16] 胡晶.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谐音文化研究[D].沈阳师范大学,2020.